

思旋天地

隨著創新科技新時代來臨，二創業潮如雨後春筍，再次生氣勃勃。但很多人卻為了創業而創業，並不了解為甚麼需要創業。在不少成功人士講座上，最常見卻有趣的問題是：「你覺得哪一個行業最適合創業？最容易成功？」又一些港孩上身的例子，連自己想做甚麼也不知，別人又可怎樣回應你呢？

創業前的準備

要創業，先要了解企業有其使命(Mission)、願景(Vision)和核心價值觀(Core Value)。企業使命就是為生存的目的而存在，同時亦是為經營形象定位；願景就是企業對前途的發展方向，勾勒出組織未來想達成的景象；核心價值則塑造企業的行為，如一間企業沒有核心價值，便像船失去了方向及存在的目的，所以有清楚的願景和核心價值是必要的，有了才可訂出清晰的使命與願景達成目標。

隨想國興

偶然看到一集內地拍的電視連續劇，名叫《井冈山》，講的自然是毛澤東的根據地。看的那集是講湖南派欽差大臣到井冈山，命毛澤東別守着井冈山，要軍隊到湖南去。毛澤東怕失去根據地，沒有聽從，但軍隊中很多士兵思鄉情切，叛變而逃湖南，但在郴州被國民黨軍隊繳了。這個郴州，本來是不會念的，但聽到劇中人的讀音是吃擄了的擄，那是普通話，但廣東話怎樣念呢？原來是讀心。心和擄是兩個不同的發音，如果照普通話來發音，就錯了。

那些曾經不明白的字

郴州，原來是春秋時代的楚國地名，隋唐時代已叫做郴州了，地點是在湖南桂陽的東面。毛澤東在《井崗山的鬥爭》中就寫道：「第二十九團隨即自由行動，跑向宜章家鄉，結果：……一部散在郴、宜各地，不知所終。」大學時喜歡讀蘇曼殊的詩，連帶也看過他寫的《斷鴻零雁記》，當時看過一個字：爽，卻不知讀什麼音，作何解釋。現在查回那字，是這樣寫的：「余略顧靜子芙蓉之屬，視以雪光，莊嚴絕倫，吾魂又為之爽然而搖也。」光看句子的組成來猜，雖然不會念，但認為是惺然心動也，所以一直心中讀作惺。最近查了字典，才知道原來不管廣東話或普通話，都讀作蘇蘇的蘇。

歷史的厚臉皮

在我看來，中國歷史一直是一本糊塗賬。說來也可憐，中國的學生從小學就開始學歷史，中學接着學，但到高中畢業仍然對幾千年歷史一頭霧水，等到高完考完，除了為了考冷門去學歷史之外，歷史書也就扔掉了。從此一生再不與這個文明古國的陳年舊事較勁。

究其原因，無非有三。一是中國歷史太善變，每個朝代都在變，完全看皇帝老兒的喜好，所以胡適才無奈地說：「歷史是個人打扮的小姑娘。」老是在變臉的歷史有誰愛看呢？二是史書寫得太無趣，除了《史記》之外，大家都在為朝廷打工，捧誰踩誰全都看權主的表情，因此《史記》才光榮地成了「史家之絕唱」；三是中國歷史教育太僵化，我們的歷史書不給你史實，只給你政治概念和教條，最後歷史就成了「大堆」成功的三大歷史原則、「失敗」的五大教訓，以及「好人」與「壞人」的政治結論，歷史被這些劊子手肢解得體無完膚。

所以，歷史在中國是死的，不少人對中國歷史稍有了解，是出國以後的事。但有人偏不信邪，非要和歷史叫板。最近就讀了這麼一本和歷史叫板的書，書名叫《大國推手——推拿歷史的厚臉皮》。作者叫上官人，一個看起來溫和、骨子裡硬氣的湖南青年。上官人本名陳立，是個詩人，但不僅是詩人，他自幼涉獵文史哲，等不及大學畢業就出來闖世界。作為熟讀歷史，而又喜寫詩的人，陳立為何選上官為姓？我大膽繼續推測，陳立為湖南人，立以楚國人的姓來命名筆名，再正當不過，而選用上官為姓大約是

要為屈原做點什麼，當年上官大夫有愧於屈原，他就偏用這個姓寫詩，向屈原致敬。僅此一點，即可看出上官人特立獨行的、劍走偏鋒的個性。有了這樣的個性，寫出《大國推手——推拿歷史的厚臉皮》就不奇怪了。剛翻開書時，我有點疑慮，書中寫了十二個歷史人物，有文臣有武將，上至春秋下至明清，但幾乎都有人寫過，有些還一再被寫，比如諸葛亮、關羽、伍子胥，而那位和神像緣故已經婦孺皆知了，並且大家都把和神像緣故寫成王剛的樣子。面對這些歷史的「熟人」，還能寫出什麼新意？這是我所疑慮的。

一箱蘋果有多重？

我扛着一箱蘋果，從水果批發市場出來，披着朝陽，兀自走向公交站。從批發市場到公交站，大約一公里。狹窄的馬路上車來人往，行色匆匆，大抵都是些水果小販。我雖也置身其間，但誰都不難發現，我肯定不是箇中人。水果小販打貨沒這個搞法，他們不是車子運，便是蛇皮袋子挑，哪有僅扛一件，像個官員作秀的？進而，還能推斷出這傢伙社會地位、經濟狀況都不怎麼樣，否則，哪用得着親自來扛？打聲招呼，曉得幾多人要爭先恐後來幫忙？若非囊中羞澀，還用得着大老遠來這裡買批發？……瞧瞧，一箱蘋果便將我洞穿全裸，你說它有多重？

「勞心」。孟子說，勞心者治人，勞力者治於人，區別大不大？從形式上說，用農具謀生時，扁擔、鋤頭、鍬，「老三樣」換來換去，全武行，管你勝任不勝任，反正將閣下綁定沒商量。用文具謀生時，鋼筆、毛筆、水芯筆……計算機，隨着時代發展，科技進步，棄舊換新，淘汰不斷。不也照樣是不同日而語？從環境上說，用農具「上班」時，人在廣闊天地，面朝黃土背朝天（工廠時沒這樣），披星戴月，累；用文具謀生時，人在寫字樓，身在辦公室，風霜雨雪皆無奈何我，安逸自適，爽！從對象上說，從心理上說，從精神上說，從感覺上說，從一切可以「說」的地方去說，誰敢說區別不大？

地，栽秧割穀，挑水砍柴……那些個「勞力」的事，皆已成為束之高閣的「歷史畫卷」，回鄉下去「檢測」已無可能。而城裡可供「檢測」的平台和機會就更少。說話間忽聞老友病得不輕，已經住院多日，便想拿點水果趕緊去探望一下。可是，市場上的水果零售價彷彿着了魔似的漲個不停，讓人望而生畏，只好打起這窮算盤，也讓人順便跟着開開齋。但是，買批發，就得自己搬，自己扛，否則，那就「豆腐盤成肉價錢」了。就這樣，無形中獲得一個挺不錯的「勞力」機會。我扛着一箱蘋果，雖感有些吃力，但也和謀生的小販一樣，巴不得一步到站，可一想到這是難得的「檢測」機會，心情便沒那麼迫切了，路也不嫌遠了，甚至一切都變得美好了。一箱蘋果有多重？似乎也沒多重，不過爾爾！而且，我忽然想到人們常說的「幸福」二字，那麼到底何為幸福？以今日之情形，比起那些病榻上的同齡人來，我能夠扛得動一箱蘋果，這何嘗不是一種幸福！一箱蘋果扛出了健康，扛出了力量，扛出了開心，扛出了幸福感……由此可見，老年人適當從事一點「勞力」，顯然大有裨益。劉禹錫詩云：「莫道桑榆晚，為霞尚滿天。」因此，老年人只要有追求，何愁福不至？



一箱蘋果。網上圖片

但是，且慢，一箱蘋果扛在肩上，能不能說明這老傢伙還能「勞力」？身板還算過得去？能不能說明這老傢伙還有幾分自尊，能不麻煩人（包括子女）的盡量不麻煩人？能不能說明這老傢伙還有幾分老傳統，能夠節省的盡量節省？能不能說明這人雖然垂垂老矣，或許還有幾分追求？還有，看年紀，這傢伙十有八九是個「知青」。要知道，扛過槍，渡過江，下過鄉的，其家國情懷，責任擔當，奉獻精神，至今有口皆碑，其價值觀真可謂撼江山易，撼彼等難！瞧瞧，如此一來，這箱蘋果有多重是不是又另有說道？

「勞心」。真正「勞心」之後，也並非處處順心，事事如意，也有不爽的時候。比如，「理解的要執行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」，你怎麼弄？又比如，諸事要看「一把手」臉色，你何搞？你是國家幹部，還是「一把手」家奴？你的良知、人格、尊嚴還要不要？有句俗話叫做「條條蛇咬人」。「勞力」那蛇咬人，「勞心」這蛇也照樣咬人，有時甚至比「勞力」那蛇還兇、還毒。不然，明明是所謂「治人」的勞心者，為什麼有的要去上吊，有的要去投湖，有的要去「墜樓」？具體例子，限於篇幅，就省了。

惡人不可怕，最怕的是無賴。無賴債仔希臘，自顧享樂，借錢不還，還要高姿態不還錢，令人不齒。你可有這類「借錢不還」的朋友？恐怕每人都或多或少總會碰上幾個。人在江湖的時候，業務往來情義在，免不了有「江湖救急」的時候。身邊中朋友不少，借錢容易追錢難，在背後互吐苦水。他們不只一次兩次借款子賬，就像打救希臘一樣，就是怕對方賬，延續借下去，為的是希望還款在明天。這些債仔享受生活慣了，對自己購物毫不手軟，年年要吃大團圓，他們開口「江湖救急」，就是當朋友是銀行提款機。他們的借錢對象，多是身邊有些業務、人脈結合的朋友，借此欺負他們的善心。

獨身男女延誤婚姻亦多寄情美食，婚期拖到五六十歲還自我感覺青春未逝，腰圍超到三、四圍而無悔。這樣誘人的節目，怎麼不是成人不宜？成人直接受害說過了，間接呢，美食家長天天攜兒入座，就打造出滿街超標肥仔肥女。另一成人不宜的節目，就是那些美男美女如雲的韓劇了，一邊吃美食一邊看韓劇，適婚年齡男女，等白馬王子等雪姑仙女，吞食了發光發亮的八珍瑤瑤，白等到腰大十圍，更見害上加害。

「兒童不宜」是個笑話，可是不直接傷害到卻間接傷害到兒童的成人不宜節目，就長期給人忽視了。什麼「直接」、「間接」？結尾才說。先說成人不宜節目，就是那些天天七八個台，搬出油光四射煎炒炸的鮑參翅肚/肥蝦大蟹，主持人戴上金鑽鑲成下廚的輝煌節目。平心說，這些節目，兒童一定不會容易上心，這些愛玩，只求吃得快、簡單，通常只愛吃些魚蛋/蝦片/雪糕之類小食，成人眼中的美食，他們吃都嫌麻煩，可是成年人就不不同了，年紀愈大就看得愈發癡迷，管它健康不健康，有感覺月不留人，一朝胃強健，這些節目便愈吸引眼球。未婚男未婚女，這些節目看得愈發癡迷，管它健康不健康，有感覺月不留人，一朝胃強健，這些節目便愈吸引眼球。未婚男未婚女，這些節目看得愈發癡迷，管它健康不健康，有感覺月不留人，一朝胃強健，這些節目便愈吸引眼球。

如果說大媽們在街道跳舞，因為播放的音樂聲浪過強，有擾民之嫌，附近居民出來抗議，也是情理中。然而，到場抗議者卻「裝備齊全」，聲稱要「光復本土街頭文化」，倒令人有點摸不着頭腦了。難道，「大媽」的廣場舞不是街頭文化之一？只因源自內地，就要去驅趕？甚至用「侮辱性字眼」形容舞者？當平民跳舞成為潮爆全球的電影主題——從迷茫中年到失落少婦都在自由奔放的舞蹈中忘記人間冷熱，重拾生命自由時，這樣的一「文化戰事」多麼「政治不正確」！

就是怕無賴

如果朋友借款數額大，因為自己確實沒有，說「不」確不難；如果數額小，情義分上，就很難說「不」了。小數怕長計，借款愈滾愈大，債主與債仔，其實所陷的是一個泥沼，一個希望長借長有，一個希望有借有還，一筆無了期延續的賬。做業務的時候，我個性比較獨立，也少招惹「江湖救急」事情，唯一一次中招，是對方以得病為由，觸動了我的惻隱之心。然而事後才知道，對方薪金比我厚多倍，病情也不嚴重，醫藥、房產也有公司全部照應。這位風光債仔，事後若無其事，絕口不提還款。我交了「少少」學費，從此之後，也學懂了「說不」。以德、法等為首的歐洲富裕國家，出於道義善心，幫助鄰國，本來是值得欣賞的，但債仔要是如此無賴，再為他們付出道義就不合理了。不再做朋友，是唯一的解脫。當然，不再做朋友，有時候是要犧牲一點的。